



直击痛点。他在《田制》中痛陈土地之弊，主张均衡田亩、轻减农税；在《审敌》中驳斥赂敌苟安之策，直言强军固本方是安民之道；更留下“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的家训，成为苏氏父子恪守的立身准则。

烟台人常常念及苏轼。这位940年前的登州知州，上任仅五日，却惠泽千年。他呈报朝廷的《乞罢登莱榷盐状》与《登州召还议水军状》，护佑着胶东的民生与海防。五日知州，千秋传颂——如此从政效率与德政遗泽，古今罕见。

身为烟台人，我常思索：这位仕途坎坷、一生飘零的文人，凭何被世人敬仰千年？他又成长于怎样的家庭？今年5月，我随烟台散文学会赴眉山采风，带着这个问题来到苏轼故里——三苏祠。

出了眉山高铁站，乘车十余分钟即至三苏祠。当我立于三檐歇山式南大门前时，心竟微微发紧——仿佛赴一场迟了千年的约。当年苏洵携二子赴京应试，便是从这里启程。在科举考试中，苏轼、苏辙凭借出色的才华和学识，同时考中进士，震惊了朝野上下。这一事件不仅彰显了苏洵一家的文学才华，也使得苏洵、苏轼、苏辙三人后来被誉为“三苏”，同列唐宋八大家，就此走向浩荡历史。

三苏祠由苏氏故居演化而来，红墙翠竹，曲水亭台，洗砚池清波依旧，木假山风骨犹存。飨殿内，三苏塑像静默相对，眉宇间藏着两宋文人少有的家国沉郁，也藏着刻入血脉的苍生温情。世人仰慕三苏，多慕东坡诗文旷达。而此番缓步园中，抚碑阅史，观廉政箴言，读为政纪事，我更愿沉心品读一门父子共同的精神底色：半生立身朝堂，始终忧国以笃；一世为官四方，半生爱民以诚。千年祠宇香火不绝，万民自发缅怀追思，根源从不只在文采冠绝天下，而在于三苏一脉，始终以民为本，以国为任，居庙堂则敢针砭时弊，处江湖则躬身造福一方。

二

三苏祠的文脉根基，始于苏洵。一门家国情怀，由老泉先生开篇筑基。世人皆知苏洵大器晚成，27岁始发愤读书，以《六国论》震撼文坛，却少有人深究：这位布衣鸿儒，终其一生不求虚名，只为苍生谋安、为国家除弊。他官位低微，仅任从九品文安县主簿等微职，却从未囿于布衣身份，始终心怀天下安危，是三苏忧国爱民思想的源头缔造者。祠内启贤堂专祀苏洵，廊壁镌刻其《衡论》《几策》《上皇帝书》全文，字字皆为济世之言。彼时文人多附庸文风、避谈时政，唯苏洵落笔

床带病完成使命，连上两道奏折，一为整肃水军巩固海防，一为废除食盐专卖减轻百姓负担。百姓集资于蓬莱阁东侧修建苏公祠，千年纪念。五日登州，古今难寻如此勤政爱民之典范。

四

若说东坡之爱民是热烈坦荡，苏辙之爱民，便是温润笃定、沉毅务实。他承接父志，共情兄心，恪守“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的信条，以稳政安民为己任，补齐三苏一脉温润敦厚的底色。

祠内来凤轩为苏辙旧居，清幽内敛，如其为人，不慕声名，只务民生。他性情沉稳，为官审慎。任右司谏时，百余道奏状直指朝堂弊病：弹劾贪腐，整顿冗官，恳请缩减宫廷开支，将财力用于边防与赈灾。新旧党争激烈时，他不惧贬谪，多次上书调解纷争，劝谏君王轻徭薄赋，以国家安民、民生安稳为首义。地方理政，他勤政细致。初任绩溪县令，朝廷下令征调战马。江南水土不宜养马，强行征敛必加重赋税。他顶住压力据实上报，终免去一县苛役。齐州大旱，他开仓放粮，疏浚大明湖兴修水利，重新修订役法，按资产分摊劳役，破除豪强特权。汝州大旱，他散尽家粮赈灾，宁愿家人窘迫度日，也不忍坐视乡民饿殍。

苏辙为官从不造势，所做皆是利民小事。离任时最见民心：汝州卸任，父老沿街相送，啜哭数十里；筠州治政，乡民自发立碑记德。他没有东坡的绝世文采，仅凭勤政清廉、宽厚爱民，便深得百姓感念。

五

穿行暮色渐临的三苏祠，晚风穿竹，簌簌有声。游至廉政长廊，廊间摘录三苏为政名言，串起一门家风内核，也解答了此行的最深之惑：历朝文豪名士无数，为何千年以来，唯三苏被全民长久爱戴，世代立祠？贵在家国无私。两宋文人多重个人风骨，失意便归隐避世。而三苏父子一生不避乱世、不惧贬谪，终生主动担责。苏洵不求功名敢于针砭时弊，苏轼屡遭陷害依旧心向家国，苏辙饱受打压依旧勤政安民。他们从不因个人遇到的不公而漠视苍生。

贵在民本至上。古代士大夫多居高临下视百姓为治理对象，三苏却把百姓放在对等位置。他们懂农夫耕作之苦，小民纳税之难、流民流离之痛，为政只做利民实事：修堤、减税、赈灾、办学、除弊。为官清廉，不置豪宅、不聚家财，手握权力只为护民。

贵在家风永续。从苏洵立下“为天下谋则智”的家训，到苏轼苏辙的终身践行，三苏“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的家风绝非书房空文，而是落地为政的准则。父子兄弟，朝堂共勉，民间同心，富贵时坚守底线，落魄时坚守善意。文采是修身之技，爱民是立身之本，家国是终身之责，知行合一，表里如一。“家家风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走出三苏祠，夕阳正把那两株银杏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朱漆门上，像一幅水墨画。画里有父母兄弟，有树影婆娑，有人来人往，有千年前的一个诺言。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便是“民惟邦本”四个字最温暖的注脚。

我又看见那双草鞋了。它静静地躺在曾昭林司令员的玻璃柜里，像一具缩小的、用稻草编织的骨骼。90年了，草茎已经发黑，边缘磨损得近乎透明，仿佛随时会碎成粉末。可每次我走近它，总觉得那些草纤维里还藏着风——乌江的风、泸定桥的风、夹金山上能把人吹成冰柱的风。

曾司令生前常说：“这双鞋认得路。”他说话时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我见过他穿草鞋的样子——夏天，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脚踩自编的草鞋，从机关大院南头走到北头。水泥地上响起“沙沙”的声音，像蚕吃桑叶，又像时间在倒流。年轻的参谋们远远看见，就会互相递个眼色：“老红军来了。”然后自觉地挺直腰板。

有一回，我斗胆问他：“首长，草鞋不硌脚吗？”

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脚，笑了：“咯？当年过草地，脚烂得能看见骨头，草鞋磨破一双又一双。可你猜怎么着？越走越热乎。后来我明白了，那不是脚在走路，是魂在走路。”

魂在走路。这四个字，我记了一辈子。

曾司令是1932年跟着父亲参加革命的。那年他13岁，还是个孩子。长征路上，他是“红军父子兵”里的儿子。突破乌江时，子弹贴着头皮飞过去，他摸摸脑袋，继续往前冲；巧渡金沙江时，船小浪大，他死死攥着船舷，指甲都抠出血来；飞越大渡河时，铁索在脚下晃动，他不敢往下看——下面是大渡河的怒涛，看一眼，腿就软了。父亲回过头，冲他喊：“愣着干嘛？跟上！”

他跟上了。这一跟，就是一辈子。

后来他当了内长山要塞区司令员，守岛20多年。他把那双草鞋供在柜子里，像供着一尊佛。每年新兵入伍，他都要讲草鞋的故事。他说：“你们知道草鞋最厉害的是什么吗？不是能走多远，是能走多难。二万五千里，每一步都踩在刀刃上。可我们走过来了，因为心里有光。”

另一位老首长李洪元，他的传家宝是那颗红星。

李副司令的红星比别人的

旧。五角星的边缘磨得发亮，红漆剥落了大半，露出下面铁灰色的底子。可他说，这是世界上最亮的一颗星。

他给我们讲红四方面军的故事。讲张国焘另立中央，讲部队三次穿越草地，讲七千多名战友倒在沼泽里，再也起不来。他讲这些时，眼睛望着远方，仿佛能看见当时的天空。

“政治纪律是生命线。”他缓缓地说，每个字都像从胸腔里挤出来的，“不听党中央的话，再能打的队伍也要垮。我们第四方面军吃了大亏，这个教训，是用血换来的。”

他捧着那颗红星，像捧着一团火：“红星为什么是红的？因

一件事没变——心里要有老百姓。当年我们为什么能走过来？因为老百姓支持。他们给我们送粮、带路、掩护伤员。没有老百姓，就没有红军，没有长征的胜利。”

他抬起头，看着满天星斗：“所以啊，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初心。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是要用脚走出来的。”

后来，军队收缴个人收藏的枪支。曾司令把那支微型手枪擦了又擦，最后交了上去。他眼眶红了，可他什么也没说。交完枪，他回去打开柜子，盯着那双草鞋看了很久。

我知道，他在看自己的长征。

两位老首长都走了。曾司令走了，李副司令也走了，可他们的传家宝还在，草鞋还在，红星还在。它们静静地躺在纪念馆里，躺在后人的记忆里，像两颗永不熄灭的星。

每年清明，我都会想起这两

位老首长，总觉得他们还在——曾司令穿着草鞋，从机关大院南头走到北头；李副司令捧着红星，一遍遍地讲政治纪律。他们从长征中走来，又把长征精神传给了我们。草鞋踩出的脚印，已经化作了星光，照亮后来人的路。

90年了。长征路上的硝烟早已散去，可那些脚印还在。它们印在历史里，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曾司令说过：“草鞋精神，就是脚沾泥土，心贴人民。”李副司令说过：“红星是，信仰，是方向。”

我常常想，什么是传家宝？不是金银财宝，不是房产地契，而是这些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精神财富。草鞋会烂，红星会旧，可草鞋精神和红星信仰，永远不会褪色。

两位老首长，你们放心吧。你们留下的传家宝，我们接住了。我们会一代一代传下去，像传递火种一样，让红色血脉永不熄灭。

夜深了，我合上笔记本，走到窗前。夜空中有无数星星，最亮的那几颗，像极了军帽上的红五星。

我仿佛又看见曾司令穿着草鞋，走在队伍最前面。他的脚印深深浅浅，一直延伸到天边，和星光连在一起。

鞋印星光，星光鞋印。

那是长征的路，也是我们永远的路。

生死攸关的遵义

□杨书清

打开阳光的历史
所有天下劳苦民众的心
一起从黑暗走进了光明

一条通往胜利的起跑线
开始按跋涉距离丈量胜利
蜿蜒曲折的脚下路程
足有二万五千里之遥远

若按1935年1月的刻度
相当于一位豪迈的诗人
在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意境
望断南飞雁的诗行

今天，站在属于自己的国土上
抚摸历史的肩头
沿岁月流逝的河床
在播种春天的枪炮声中
追寻记忆的神话
此刻，心中
喷薄出万丈光芒的辉煌

今天，站在血染的旗帜下
遥望功勋岁月的沧桑
人们深深地读懂了
分晓一个胜利
是何等的忧伤与疼痛

山村小雨

□刘吉训

黎明的山村
飘起一场小雨
一个穿着红雨靴的女孩
在泥汊间撑伞蹒跚独行

伞，是盛开的迎春
顶着鲜亮亮的雨丝
一头系着美丽的失落
一头系着温馨的向往

山腰那排长着青藤的屋子
爬满了岁月恬淡的往事
一阵铃声，在山间回荡
有一群活泼的孩童
撕开雨幕

悄悄潜入智慧的景框

黎明的山村
飘起一场小雨
一个穿着红雨靴的女孩
在湿漉漉的伞下
甜甜地憧憬
一个裹着桃李清香的梦

荷风夏韵

□刘宗俊

盛夏的风掠过林荫荷池
裹挟着一股草木清香
缓缓穿行过楼宇林荫
万般风光各有动人模样
最温柔的景致
永远藏在荷塘一隅
暑气缓缓氤氲盛夏校园
一方荷塘繁花悄然舒展
为闷热悠长的时节
平添一抹清荷独有的雅致温柔
粉荷亭亭 临水而立
不张扬 不喧闹
浅浅粉韵染花瓣
干净 澄澈 温柔至极

初绽的荷花 清雅淡然
半开的荷花 娇羞含蓄
含苞的荷花 藏尽盛夏心事
叶心凝着剔透水珠
随微风轻轻晃动
光影错落间
揉碎了一整个夏天的温柔

徐徐晚风掠过荷塘枝蔓
莲叶随之缓缓摇曳荡漾
荷叶轻轻摇曳
淡淡荷香浮动
让烈日似火的夏日
多了几分松弛与安然
远处楼宇默默伫立
近处荷色清雅流转

